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 经典再生产

## ——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

吴子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经典再生产

——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

吴子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吴子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5648-3

I. 经… II. 吴… III. 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39201号

书 名: 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

著作责任者: 吴子林 著

责任编辑: 肖 雪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648-3/I·214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mailto: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23.25印张 358千字

2009年9月第1版 2009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2.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序 一

钱中文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都经历了反思与批判,进行了重新评价。为的是走出困境,寻找新的道路。面对新的文学创作的繁荣,新的文学思想的涌现,以及西方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不仅旧有的文学史观念需要修正,对原有的文学史的写作,也必须进行反思。

一个时代的文学史,实际上就是那个时代的学者和广大读者大体公认的文学经典的历史。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文学史界就掀起了对现代文学再评价的热潮,过去的那种以政治倾向为原则的文学史编写原则,普遍受到质疑。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我们就不断读到重写文学史,特别是现当代文学史的各种主张。

重写文学史,意味着重新评价以往公认的那些文学经典:或者对原来被认可的经典维持现状,或者进行升级、贬低或删除,或者把那些被读者广泛阅读的、新出现的畅销书奉为经典,等等。相应地,在现代作家再评价方面,以往那些文学成就卓著、名声显赫、但被视为由于政治原因而抬高的作家,常常受到了降格处理,排行榜上甚至不见了他们的踪影;过去投降日寇、政治上严重失节的一些作家,其著作因文采斐然、富有韵致,而被视为怠慢了的经典,由国家出版社大量刊印,并得到一些人的推崇。与此同时,同样出于政治的原因,过去一些评价偏低或未曾提及、备受冷落的作家,现在一经“高人”点拨,立时红得发紫,一下子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并同新的武侠小说领袖人物一起,光荣地登上了前十名排行榜。这样,文学经典的解构和重构,就成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有关经典解构与重构的相当长时间的讨论中,常常听到类似这样的观点:文学经典的产生,是被过去统治集团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操控的,

所以现在解构、重构经典,就必须摆脱它们的影响,建立文学经典自身的准则,驱除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因素。文学史编写也是如此。这似乎讲得很对。但是从已经出版的一些现当代文学史来看,对经典作家、作品的选择与评价,要说已经脱离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的操控,似乎难以使人相信。问题在于,这些文学史所建立起来的文学经典与准则,也不过是新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力(即为替代原来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消解过去的文化操控,而建立起来的新的话语权)的产物而已。话语权实际上也是一种权力,它随形势而不断消长。这自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编写者能够按照自己的观点,或者出于政治的原因,或者由于商业实利的需要,在自立的纯粹的文学准则名义下,一夜之间可以把某个作家的作品,抬到经典的位置,而不顾其品格、人格与国格;也可以把在文学与现实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一笔勾销。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操控,或一种文化权力的导向。

在今天多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自然可以成为消闲、玩乐之物,乃至参与目下“娱乐至死”的狂欢、快乐活动,但要说到文学经典,那么,它们毕竟是文学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这类作品,本身自然必须具有重大的艺术价值,作为文学中审美创新与新的形式的发现,起到引领文学潮流的作用;它们应当具有意识到的较大深度的历史内容,蕴涵较大的社会意义;在深含民族生存意蕴的具体的描写中——不管其描写方式如何,它们应是表现了最具人性的东西,具有属于全人类的、未来的成分,以及在“自律”与“他律”张力之间维持高度紧张的因素,并能进入“长远历史”而成为历久弥新的文化现象。文学经典大致和人文科学其他部门的经典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财富,自应高度体现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培养新的“审美的人”,以利于促进并维系民族长期的生存与发展。

文学经典实际上不可能会像野草一样,一茬一茬地产生。自然也就更不会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一不小心便会写出一部《红楼梦》来。但是,今天的写家何其多,文学的“经典”也就何其多!不少出版商为物质利益所驱使,把不少文化泡沫标以“经典”叫卖,使得“经典”遍地泛滥;还有一些人,本身缺少创新精神,却以平庸的见解,戏说经典、反说经典、亵渎经典、解构经典,使得这些文学经典中原有的民族文化精神与价值,被消解得无影无

踪,而只为从出版商那里,分享一份高额收入,并讨得读者一笑!

吴子林博士将其书稿《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送我,并要我为它写一序言。我阅读后,十分愿意谈谈我的感想。《经典再生产》的意图是,探讨三百多年前金圣叹通过自己的评点,如何将《水浒传》推上文学经典的地位。看来作者并不想以古论古,而是一开始就将金圣叹的评点,置于“经典再生产”的位置上。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觉的理论支点的起点,一个很有意义的起点。

《水浒传》在民间传诵已久,毁誉不一。但金圣叹却给予了它以高度评价,并且竟然将它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等置于同一地位。这在明末清初时代的文化氛围中,不能不说是石破天惊之举。显示了旧的文化体制与思想走向解体以及新的启蒙理性应运而生的巨大冲击力。《庄子》、《离骚》、《史记》、杜诗,历史上大体上已有定论,已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要使《水浒传》与上述宏篇巨构比肩而立,就必须进行全新的阐释:第一,必须阐明何以这种原本不能登入大雅之堂的小说文体,能够成为以《庄子》、《离骚》等为传统的文学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原有的文学传统获得更新;这种小说文体如何拆除文学语言的鸿沟,揭示白话的巨大魅力。第二,需要阐明小说自身的、高度的艺术价值,如何能够在整个文学的潮流中,显示创新活力,引领文学潮流。第三,必须阐明金圣叹评点的这种批评形式的创新特征。可见,经典的生成不是速成的,还要具有宏大的理论魄力的批评家们强有力的推动。也许,文学经典的生成,在电子化时代的今天,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经典再生产》作者在《导言》中说:“更新理论思维的方式,实现既有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是推动金圣叹小说评点研究,准确估价金圣叹小说评点价值的关键。”并同时认为,应将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在与作者的“对话”、交流中完成。我以为这一出发点,不仅适用于讨论金圣叹及其评点,而且也适用于我们自身。即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原有的话语评价范式,从而使自己的阐释获得新质,有所更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应该说,《经典再生产》的作者自身,是做到了这一点的。吴子林博士在这部书稿中,运用了文化透视的方法,深入与之相关的诸多文化现象,从

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发现时代的征候,并从地域文化的探讨中,导出“才子文化”的建构及其核心观念,阐明金圣叹作为批评家的独到见解及其远见卓识,批评个性及其独特的文化特征;描述金圣叹式的评点的产生及其话语系统。我还发现作者把细读法移用于理论阅读,来解读金圣叹的小说评点。他从细读中,归纳出了“形式批评”、“政治批评”,并与西方的理论相互比照,贯以通过批评家的阅读、评价而参与经典再创造的接受美学思想。运用多种新的批评范式,来解读金圣叹及其评点,不仅使人看到了一个更为接近真实的金圣叹,而且也让我们了解了金圣叹是如何发现《水浒传》新的巨大的潜在艺术价值,也即堪与《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相提并论的学理,从而使得金圣叹本人的著作,也大放异彩。三百多年前的金圣叹的评点,在对于小说的细读上,在对于小说语言多层次的细致分析与标榜上,在由独特的话语中发现作品的多重涵义与思想的批判上,在对于小说人物塑造的要求与对于小说创作的章法、结构的整体评价的认识上,丰富与发展了中国式的、宏大的叙事理论。它在见解的独到、细致、深刻方面,与我们现当代不少行之有效的文学批评思想与方法,竟是如此的接近与契合。这真使我们深为惊叹!

金圣叹的《水浒传》评点,推动了我国小说的“合法化”,文学的白话化、平民化,预见到了我国现代文学兴起的先兆;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成了20世纪初我国新文学运动兴起的理论先声。

对于金圣叹的复杂的思想分析,吴子林博士运用了意识形态理论做了探索,可自成一说;如果能够同时辅之以两种文化的理论,来进行解释,也许更会增添理论的雄辩力。

《经典再生产》站在一个独特的起点上,在沟通古代文论与现代文学理论包括外国文学理论方面,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它以多种新的角度入手,发掘了古代文学理论中活着的东西与具有现代价值的成分;它为古代文学理论的现代转化,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理论经验。

吴子林博士的理论探索,很富新意,令人欣慰。是为序。

2006年春节

## 序 二

童庆炳

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即将出版，嘱我作序。作为他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的指导老师，我对他的研究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自然就答应了。

吴子林是一位勤奋的青年学者。在他写论文的过程中，我与他一起讨论和研究过问题，深知他对论文撰写的态度十分认真，研究十分刻苦。对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理论，前人已有不少讨论，多有歧见。因此，新的研究要获得突破，是不容易的。但吴子林在确定了论文题目之后，没有退缩，没有犹豫，而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他的论文进入了金圣叹的世界，又超越了金圣叹的世界，的确是下过大功夫的：资料基础扎实，论证过程充分，有着自己的新鲜见解。在答辩过程中，答辩委员们高度评价了他的论文。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他是明末清初一位具有突出性格的才子。他的一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性情的狂傲和怪异；最令人同情的，是因“哭庙案”而被处死；最令人不解的，是死后仍然有种种离奇的传说；最令人困惑的，是反封建思想最为彻底的鲁迅，对他也侧目而视……其实，金圣叹留给我们的遗产，与上面所言并无太大关系。他予我们以最大启示的，是在暗无天日情况下的那种饮酒赋诗的潇洒、超脱，还有那充满睿智的“六才子书”评点理论。

吴子林的论文，便是对于金圣叹小说评点理论的辛勤开拓与深入挖掘。小说评点由晚明李贽等人发端，到了金圣叹这里，终于形成了规模和体系。金圣叹摒弃了以诗为正宗的传统的文学观念，把小说、戏曲看成了真正的艺术。而且，他对小说、戏曲的理解，是独到的、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他的评点与作者构成了真正的对话。他理解了小说、戏曲作者之用心，又填补了作

者留给读者、批评家来填补的空白。特别是他的《水浒传》和《西厢记》评点,应该说是中国小说戏曲理论成熟的形态。在思想解放的今天,我们应该拂去堆积在金圣叹小说、戏曲评点上的尘埃,继承金圣叹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还金圣叹小说、戏曲理论创造的本来面目。可以说,吴子林的论文达到了这个目的。

对于吴子林的论文,可以谈论的很多。这里仅简要地谈三点:

第一,吴子林为了还金圣叹以本来面目,把金圣叹及其理论创造,放回到了其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作为结果,一种历史主义的精神,贯穿他的论文始终。吴子林认识到:“只有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才能做到从‘史实’出‘史识’”;“历史与理解者之间的对话,是在解释者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这种文化背景则由历史来提供”;“金圣叹并非如有的论者所言,孑然而行是‘一无依傍’的‘文化离轨者’。事实上,他与传统的文化精神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主要形成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所提供的背景与氛围——社会环境、学术风气、文学思潮,等等——之中。为此,跟以往人们模糊地通过时代背景或是几个显在人物之间的关系来谈论不同,我们拟从地域文化的视角切入,深入地研究金圣叹的文化人格与文学精神的构成,以揭示其小说评点生成的文化语境。”他不仅是这样主张的,也是自觉地这样做的。学术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问题在于:这“真”在哪里?“真”不在主观臆断,“真”也不完全在逻辑推演,“真”在历史文化语境与研究对象的关系中。因此,如何“返回”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语境,是一个学术工作者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当然,对历史文化语境百分之百的“还原”,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应该尽力去做。吴子林的论文,把金圣叹放到明末清初独特的吴中文化中去把握,用充实的资料和合理的阐释,让我们似乎真实地感觉到,才子金圣叹就是那个时代那块土地那种文化中产生的。金圣叹著作中所提出的理论,也才有了历史文化的根基,理解金圣叹及其著作才成为可能。离开那个时代那块土地那种地域文化,才子金圣叹的出现以及小说评点种种理论的提出,则是不可思议的。

第二,吴子林的论文虽然古今中外旁征博引,表现了他知识的丰富,视野的开阔,但是他没有把金圣叹的小说理论与西方的理论作简单的比附;相反,

他这样做的时候,仍然是要追求揭示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特质性”,即由中华文化所熏染而成的民族特性。如他对于金圣叹“性格”理论的理解与分析,与此前的种种理解和分析不同。的确,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是其小说理论中最精彩的部分,但也是最有争议的部分。有人以为,金圣叹的“性格”内涵反映出了“典型性格”的特点,表明金圣叹掌握了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艺术辩证法;还有人认为,“明清之际,我国人物理论中出现了人物类型理论与人物性格理论并存的态势,并出现后者逐渐取代前者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理论上的历史性转换的根本标志是人物性格理论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其中,“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显得更充分、更深刻、更完备”。有的论者甚至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个性化理论,比黑格尔、别林斯基的理论,早了两个世纪。吴子林不同意这些看法,他说:“不难看出,他们都是以‘西’释‘中’,即套用西方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来阐释中国古代的小说理论。殊不知其最大失误,就在于极大地漠视与遮蔽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异质性’存在。”那么他从哪个角度切入,来把握金圣叹的“性格”理论呢?他在论文中说:“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从心理内涵上规定‘性格’,强调性格的生动性和个性,强调一种心理的真实感。这便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中的形、神关系论相通了。事实上,包括金圣叹在内的小说评点家们,在具体小说评点过程中,最为讲究的就是形、神关系,而不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小说评点家们每每在小说叙事写人状物出色的地方批上‘化工之笔’、‘神理如画’、‘如见如闻’,或批‘如画’、‘传神’、‘活象’,或简单批一字‘画’。所谓‘化工’,就是能够将人或物写得形神兼备,能‘追魂摄魄’;其反面就是‘画工’,即只写出人或物的形迹相似,而没有写出人或物的神采。显然,他们是从‘传神写照’的画学理论那里,得到了启发。”他抓住了形、神关系这一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具体、详尽和深刻的论述,揭示了金圣叹“性格”说的“东方神韵”,还金圣叹小说理论以民族本色。一段时间以来,学界有很多人重视中国古代文论所固有的民族特色。在他们那里,似乎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中国古代文论沦为西方文论的注脚,出现了中西文论观点的生硬比附。这不是科学的态度。吴子林的论文在这方面,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做法:把中国的东西还给中国。这是值得称道的。

第三,吴子林对金圣叹小说评点中的重要论点,都做出了新的阐释,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说,许多研究者都解释过。一般认为,这区分了历史书写与历史题材书写的区别。吴子林的解释,却没有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他联系金圣叹才子书评点的各种提示,进行了综合的考察。他提出“以文运事”虽然可以理解为历史书写,但这其中,也必然包含了作者的主体性的改造:“金圣叹却指出,历史一旦成为一种‘文人之权’的运作,‘马迁之传《伯夷》也,其事伯夷也,其志不必伯夷也。其传《游侠货殖》,其事游侠货殖,其志不必游侠货殖也。进而至于《汉武本纪》,事诚汉武之事,志不必汉武之志也’;因此,‘马迁之书,是马迁之文也,马迁书中所叙之事,则马迁之文之料也’。因为他发现:‘马迁之为文也,吾见其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又见其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或见其事之阙者而附会焉,又见其有事之全者而辄去焉,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也就是说,历史家对历史的叙述,不是简单地记录‘发生了什么’,而是根据‘写志’的需要,采用了强调(‘张皇’)、集中(‘隐括’)、省略(‘辄去’)、组织(‘附会’)等各种语言的策略,‘事’不过是‘文料’而已。因此,‘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之间,实际又存在着某种内在的一致规定性,历史叙事过程也有‘生事’之处;如何叙事决定了历史的真正浮现,体现了史家的自我历史意识和文学创造精神。于是,历史就不可能是‘中性’的陈述,或所谓的‘纪实性创作’;既然在‘以文运事’之中包含着‘因文生事’,历史就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而已。”据此,吴子林进一步总结道:“金圣叹的超拔之处就在于,既认识到了《史记》与《水浒传》之间的差异,又特别突出了它们在文学意味上的一致——‘为文计,不为事计’,而将《史记》与《离骚》、《庄子》、杜诗、《水浒传》、《西厢记》并置。”不难看出,经过吴子林的综合考察,我们的确发现“以文运事”中,包含了“因文生事”,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属于叙事话语而已。因为,其中不能不折射出作者的立场、评价和言语,完全忠实于客观事实的历史,在历史著作中几乎是没有的。但这并不是说,历史书写就等于小说书写。吴子林不同意现代把是“实录”还是“虚构”当做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分水岭的看法。这样,他对金圣叹的诠释,就转到“因文生事”的提法上面来了。他引了金圣叹的如下文字:“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

高补低都由我。”并对这段文字做出了别出心裁的、全新的解释。他说：“在我们看来，如何理解金圣叹‘因文生事’说，是解决历史与小说叙事界限的关键。表面上看，历史所叙之‘事’是先有之物（‘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是叙事之‘文’整编的对象；历史家‘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形同戴了镣铐跳舞，虽‘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小说叙事则不然，它所叙之‘事’是‘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然而，吴子林的诠释并未到此结束，认为这并非说小说真就可以任意地自由创造了。他紧紧抓住金圣叹的“顺着笔性”四个字，作了更深入的揭示：“金圣叹‘因文生事’说的侧重点也正在于‘文’，即从艺术的内部规律及其与审美主体的关系，来探索小说叙事的特点。同样是‘为文计，不为事计’，以‘因文生事’为创作原则的小说叙述与历史叙述，是绝然不同的。”他接下来指出：“所谓的‘笔性’，实际就是叙事的内驱力，即文中驱动着材料的安排和组织、支配和制约着事件发展的一种神秘的张力或惯性。也即金圣叹曾指出的文中的‘不得不然者’。”吴子林在引用一些相关文字，做了进一步阐释后，得出结论：“‘因文生事’说的真正涵义是说，小说叙事是创造一个故事，其故事本身就有在人物、情节和环境三方面的自我生长与膨胀能力；这种自我衍生的能力，使得小说的创作，不再仅是为了叙述生活事实，而是为了创造‘文’——审美的形式。”这就是说，小说虽然是“因文生事”，但仍然要受到情理的限制；只有这样，才是“顺着笔性”，才符合“文”的需要。吴子林通过这样的解释，把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提升为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这些诠释别具只眼，颇有见地，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

总之，吴子林的博士论文《经典再生产——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透视》视野宏阔、论述细致而富有新意，可视为“金学”研究的一次推进；它对于深化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对于吸收金圣叹小说理论的精髓、加强当代中国文艺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吴子林作为一位年轻的学者，已经取得了一些很不错的成果。在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之际，我衷心地祝贺他，并希望他仍要勤奋更勤奋，努力更努力，谦虚更谦虚，谨慎更谨慎。因为，前面的学术之海是无边无际的啊！

# 目 录

序一 .....	钱中文(1)
序二 .....	童庆炳(5)
导言 .....	(1)
第一章 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语境 .....	(7)
一 吴中“才子文化”的建构 .....	(7)
1. 文学与地域文化 .....	(8)
2. 吴中文化的嬗变 .....	(11)
3. 吴中士风 .....	(16)
4. 吴中“才子文化” .....	(22)
二 金圣叹与吴中文化 .....	(27)
1. 金圣叹的狂放 .....	(27)
2. 金圣叹的“焦虑” .....	(32)
3. 金圣叹的人生抉择 .....	(38)
4. 金圣叹的超越之路 .....	(41)
三 金圣叹与“魏晋风流” .....	(45)
1. 金圣叹与魏晋名士 .....	(45)
2. 金圣叹的人格之美 .....	(48)
3. 金圣叹的瞬间迷失 .....	(55)
4. 金圣叹的最终复归 .....	(60)
四 金圣叹的“才子”说 .....	(62)
1. “才子”释义 .....	(63)
2. “才子”的艺术表现 .....	(67)
3. “才子”说的意义 .....	(75)

第二章 金圣叹小说评点的形式批评 .....	( 93 )
一 叙事:历史还是小说? .....	( 93 )
1. “事为文料” .....	( 93 )
2. “以文运事” .....	( 97 )
3. “因文生事” .....	( 101 )
4. “文章衍生” .....	( 104 )
二 叙事成规:金圣叹的“文法”理论 .....	( 109 )
1. 叙述结构 .....	( 109 )
2. 叙述节奏 .....	( 114 )
3. 叙述观点 .....	( 119 )
4. 叙述语言 .....	( 124 )
三 “传神写照”:金圣叹的人物性格理论 .....	( 127 )
1. “性格”说辨正 .....	( 128 )
2. “传神写照” .....	( 131 )
3. “化工之笔” .....	( 133 )
4. 东方神韵 .....	( 139 )
四 对话:金圣叹评点与英美“新批评” .....	( 149 )
1. 走向“本文” .....	( 149 )
2. 语言的魔力 .....	( 155 )
3. “读者精神” .....	( 162 )
第三章 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政治批评 .....	( 187 )
一 小说评点知识谱系考索 .....	( 187 )
1. 小说评点与经学 .....	( 187 )
2. 小说评点与“读书法” .....	( 193 )
3. 话语与权力 .....	( 200 )
二 小说评点作为意识形态的生产 .....	( 208 )
1. 金圣叹思想的矛盾 .....	( 208 )
2. 小说评点的意识形态生产 .....	( 212 )
3. 小说评点与经学话语 .....	( 216 )
4. 小说评点的意识形态再生产 .....	( 221 )

三 金圣叹的“症候阅读” .....	( 231 )
1. “独恶宋江” .....	( 231 )
2. 文本的“改造” .....	( 237 )
3. “症候阅读” .....	( 242 )
<b>第四章 金圣叹小说评点的文化意义</b> .....	( 261 )
一 小说“经典化”的文化空间 .....	( 261 )
1. 江南的都市化 .....	( 262 )
2. 文化的“突破” .....	( 266 )
3. 士人的分化和参与 .....	( 270 )
4. 传播媒介的推波助澜 .....	( 277 )
二 经典再生产:文化的参与 .....	( 285 )
1. 小说的“小” .....	( 285 )
2. “命名”的策略 .....	( 290 )
3. 小说之“体” .....	( 294 )
4. 文化的参与 .....	( 299 )
三 超越金圣叹( 结语 ) .....	( 305 )
<b>附论: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与反思</b> .....	( 322 )
<b>参考书目举要</b> .....	( 344 )
<b>后记</b> .....	( 355 )
<b>我的朝圣路( 跋 )</b> .....	( 357 )

## 导 言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随着文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不断发展，人们观察和分析文学的视角，也必然发生变化。金圣叹小说评点的研究亦然。

金圣叹(1608—1661)，明末清初最负盛名的文学批评家和诗人。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生于江苏长洲(今苏州市)，清顺治十八年(1661)，因参与反抗吴县县令贪赃枉法的“哭庙案”而遇害。金圣叹性格诙谐滑稽，行止狂怪，一生主要致力于古代文学名著的批评：以《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传》、《西厢记》为“六才子书”，所评点的著作，主要有《贯华堂选批唐才子诗》、《唱经堂杜诗解》、《释小雅》、《古诗解》、《天下才子必读书》、《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等；其中，尤以《水浒传》、《西厢记》的评点，影响最为深远。此外，金圣叹又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才子，撰有《西域风俗记》、《通宗易论》、《语录纂》、《随手通》和《圣人千案》等哲学方面的著作。另有《沉吟楼诗选》刊行于世。金圣叹作为公认的中国古代文学评点大师，他对于中国文化可圈可点的贡献，无疑在于小说、戏曲方面的评点工作。在金圣叹生前，人们对他的评价就众说纷纭、褒贬不一；在他死后，更是如此。三四百年来，在历次“金圣叹热”中，由于对自身文化命题的过分关注，人们往往肢解乃至误读了金圣叹。<sup>〔1〕</sup>迄今为止，人们对其评点的理论意义和价值的认识，仍歧见纷呈、争论不休。在笔者看来，更新理论思维的方式，实现既有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是推动金圣叹小说评点研究，准确估价金圣叹小说评点价值的关键。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兴盛于作为历史过渡阶段的晚明时期。金圣叹身处新旧文化之间的夹缝里，生活方向与存在方式，都受到了诸多挑战，灵魂的痛苦都凭借着评点的文字传达出来。人们称他为“痛哭流涕”的批评家，

并不为过。<sup>[2]</sup>在笔者看来,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正是以其过渡的特殊价值,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在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一席之地。与前代相比,晚明作家的人格意识普遍高扬,个性意识非常强烈,十分重视自我形象的塑造:他们从不以一种模式来塑造自己,而是非常注重自我情性的抒发,竭力追求适合自我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与之相应,文学批评家不再执著于探求作品中圣人的微言大义,而是以艺术家的心态领略其中妙趣。文学的服务对象和主题,则走向了平民化——重心放在了对俗世日常生活与情怀的表现上,文体由高雅的诗文转为小说、戏曲。<sup>[3]</sup>作为晚明文化氛围中诸多因素和合而成的一种话语系统,金圣叹小说评点是怎样说的?为什么这样说?它说了什么?它在晚明特定的时空坐标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它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吗?它与晚明政治之间有什么关系?在晚明社会文化结构中,金圣叹小说评点是在怎样的程度上、以怎样的方式实现其文化功能的?其文化意义何在?……本文拟对金圣叹的小说评点进行文化的透视,以解决这些问题。

笔者以为,只有回到研究对象所处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才能做到从“史实”出“史识”。现代解释学认为,典籍之于过去,凝结着人化的历史;典籍之于未来,在不断的理解与阐释的过程中,影响、拓展着永无止境的现实。这样,理解使人与生活及传统之间建立起了意义联系,成为人存在的一种基本状态与方式。人们对传统的疑问、兴趣、责难、争执,都是从对现在和未来的迷惘困惑与期望中导引出来的;而且,历史与理解者之间的对话,是在解释者的文化背景上展开的,这种文化背景则由历史来提供。

第一章从“地域文化”的视域,研究金圣叹所处的特定文化语境,即他所面对的各种文化资源、社会需求、流行的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等等,力图准确地把握其小说评点话语系统的产生、存在及其意义。我们重点考察了“吴中文化”的建构过程,及其与金圣叹的文化人格和文学精神之间的深刻联系。指出正是晚明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模式的嬗变,促成了尊崇个人性情、追求艺术化人生和注入俗世之美的吴中“才子文化”。金圣叹小说评点既是“才子文化”的创造物,又是“才子文化”的创造者。本章对金圣叹文化人格的精神渊源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从游戏科场、“仙坛倡和”到著书自娱、升座讲学,无不展现了金氏纵情适意的才子文化人格,